

古 论 茶 馀

刘建国 著



岳麓书社

茶餘論古

刘建国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馀论古/刘建国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ISBN 7-80665-040-7

I. 茶... II. 刘... III. 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1206.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3540 号

责任编辑: 刘 柯

封面设计: 刘建国

茶 馀 论 古

刘建国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河西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25

字数: 220, 000 印数 1—2, 000

ISBN7-80665-040-7

G·195 定价: 14.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湘潭大学校内 邮编: 411105

茶余论古文集目录

茶话略无尘土杂——《茶余论古文集》序·····	吕 永(1)
自序·····	(5)
杂谈老子的道和美学观 ·····	(10)
《〈越绝书〉新译》自序 ·····	(22)
《原道》臆说 ·····	(38)
《宗经》刍议 ·····	(46)
《通变》杂谈 ·····	(55)
《风骨》浅尝 ·····	(64)
《物色》考辨 ·····	(72)
王维、李颀、高适、岑参的七言歌行与 盛唐的时代精神 ·····	(79)
柳宗元以文明道的理论实践和遭遇 ·····	(90)
散论杨万里的诗论、活法及宗派 ·····	(104)
简论《诗归》的选诗与评诗·····	(111)
浅论姜斋对情景关系问题的发展·····	(133)
散曲探源·····	(145)
散曲对排偶句的发展的贡献·····	(167)
诗、词、曲音律的演进·····	(183)
略论元人咏史散曲的几种倾向·····	(194)
感人魂魄是真情——《板桥道情》小议·····	(202)
从“三顾茅庐”看诸葛与二刘·····	(206)
简评《三国演义》中的三大奸雄 ——董卓、曹操、司马懿·····	(215)

李贽论《水浒》·····	(224)
梁山故事的流传与《水浒传》的成书·····	(238)
浅论《红楼梦》和佛老思想·····	(252)
长篇历史小说的奠基人罗贯中·····	(261)
愤世嫉俗的神魔小说家吴承恩·····	(264)
附录 茶余吟草·····	(267)
(38) ·····	《宝瓶》
(40) ·····	《圣宗》
(22) ·····	《变面》
(44) ·····	《骨风》
(55) ·····	《色香》
(59) ·····	《世宗》
(60) ·····	《元宗》
(104) ·····	《世宗》
(111) ·····	《世宗》
(133) ·····	《世宗》
(142) ·····	《世宗》
(187) ·····	《世宗》
(183) ·····	《世宗》
(191) ·····	《世宗》
(202) ·····	《世宗》
(212) ·····	《世宗》

茶话略无尘土杂

——《茶余论古文集》序

吕 永

刘建国同志最近选了二十余篇谈论古代作家作品的文章结集付梓，取名《茶余论古文集》。这部书名很别致，使我不禁联想起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及其释名彰义的《小言》：

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着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

……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

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的确，给生活一点休闲，到有芳草、树荫和鸟语、花香的场所去散散步，不仅可以消除疲劳，有益健康，而且可能触兴致情，引发灵感。同样，中国人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饮茶可以清心，可以佐谈，无怪许多读书人都喜欢同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边品茗，一边谈诗论文。这种洒脱的活动同自由在地漫步芳郊差不多，也可以澡雪精神，引发灵感。如果谁在兴会神到之际，随手将“散步”偶得或“茶余”偶得的灵感慧思外化为文章，那么他提供给我们的，既可能是宗先生所说的一枝“鲜花”，一枚“燕石”；也可能是文山学海里的

一块美玉，一颗明珠。

正因为如此，我既酷爱《文心雕龙》那样体大虑周、为世楷式的巨著；也酷爱《美学散步》那样似乎“没有系统”、却也咳唾成珠的散论。至于建国同志的《茶余论古》，在我看来，收获虽然不如宗先生丰硕，但也不乏异乎前论的新见和别有滋味的言谈。例如，其“龙学”论文《“风骨”浅尝》有云：

在谈“风骨”的文章中很多同志都提到魏晋六朝品评人物中使用的“风骨”理论，廖（仲安）、刘（国盈）二君的文章甚至认为二者之间还有一种“一脉相贯的继承性”。其实，这恐怕属于将阳虎怀疑为孔丘同一性质。阳虎貌似孔丘而人品完全不同于孔丘，文学评论的“风骨”和品评人物的“风骨”虽然字面相同而实质上并无共同之处。……“风骨”在品评人物时指的是人的“风采”和“骨相”；它被借用于文学批评以后指的却是文章的“风力”与“骨鲠”。……总括对《文心雕龙》“风”和“骨”的分析，我们可以说“风”是作者思想感情表现于作品中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而“骨”则是作者通过对语言的锤炼与结构的安排所产生的艺术表现力。

这个见解对防止望文生义和深入解析《文心雕龙》“风骨”论的神质无疑是有贡献的。虽然，我的解读与建国同志同中有异，以为“风”大概是借自然界风动万物之力，比喻表情达意鲜明生动而产生的艺术感染力；“骨”大概是借骨树肌体之力，比喻运辞用事精当难移的内在逻辑力。前者要求思想内容能够“挺乎性情”，具有潜移默化力量；后者要求能够“匠于文理”，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但是论坛最忌“一言堂”，所以我当年拜读建国同志的大作后，深以所见略“同”为幸，却从未因为同中有异而减轻对他的钦敬。

建国同志的《（原道）臆说》，是又一篇耐人玩绎的“龙学”论文。该文第二节相当尖锐地指出：

前些时曾流行过一种多少带些绝对化的观念,似乎无论今人古人,一戴上唯心主义者的帽子就万劫难复,永远沉沦了。事实上这种观念本身就不那么唯物,未必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个个都混旦透顶?未必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者人人都顶天立地?别人我们且不管他,刘勰这个唯心色彩较深的文论家就多少有些过人之处,单说他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方面的贡献就很不简单。……

这番话的好处是毅然打破那个以“唯心”、“唯物”划线定优劣的框框,主张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认真地解析神质,决定扬弃。这对于推动“龙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无疑是有裨益的。

此外,《(宗经)刍议》、《(通变)杂谈》和《(物色)考辨》这三篇“龙学”论文,与前面提到的《“风骨”浅尝》、《(原道)臆说》虽然着眼点有所不同,但都具有理融情畅,辞必已出的特点,值得称道。至于“龙学”之外,建国同志“茶余论古”的对象,包括先秦的子书、汉代的史书,唐宋的诗歌、宋元的词曲和明清的小说。倘就选题的角度看,的确象宗先生所说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但就风格而言,它们又和那组“龙学”系列论文一样,大都以求实的精神、独到的见解、平易与尖新异质和合的语言风格取胜。这里尝鼎一脔,不妨看看他《杂谈老子的道和美学观》的结束语:

老子学派是文学艺术的反对派。他们公然与代表传统文化思想的儒家学派大唱反腔,……但令人惊异的是:正是儒、道两个对立学派的长期论战,共同推动了先秦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高度发展。……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尽管儒家的宗师孔子、孟子、荀子都大力提倡文学、艺术,尽管老子、庄子反对文艺,但后世在儒学独家垄断文坛时,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美学总是奄奄欲绝,了无生气;异端的道家学说一旦抬头,整个文坛马上就活跃起来,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美学马上欣欣向荣。儒家和

道家这种奇妙的相克相生关系的确令人深思。

这番话,言约义丰,不仅可以使读者进一步体会“儒道互补”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而且可以使读者进一步领悟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文化方针的必要性,真可谓言近旨远,发人深省。

总之,我先后拜读过建国同志十几篇自称“浅尝”、“臆说”、“杂谈”等古代文学散论,总的印象是它们并不象作者所说的那样浅薄和杂乱无章;相反,它们倒是以厚积薄发、深入浅出和在求实的基础上求新见长的好文章。虽然,我也知道近年学术性读物出版维艰,但我还是多次怂恿建国同志将这类文章汇集起来,争取出版。因为我相信偌大出版界,总有人不忍心散珠委地、日久埋没吧。

果然,他题为《茶余论古》的文集终于获得岳麓书社的支持,得以在这千禧之年出版了。我不知道他题署书名时,可曾联想起方岳《入问》诗的名句“茶话略无尘土杂,荷香剩有水风兼”。但我觉得用它来形容这部具有学术性却无经院气的文集实在再恰当不过了。因此,我干脆偷取半联,作为拙文的题目,聊寄敬佩之情和庆贺之意。是为序。

2000年6月于湘潭大学

自序

《杂馀论古》基本上是我二十年来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论文的汇集,因为参加的会议相当杂,集中文章的内容也就相应庞杂一点。好在从老子和孔子两位先哲以来,中国学者的心目中文史哲从来都是不分家的。墨、孟、荀、庄是如此,韩、柳、欧、苏也是如此,本人这本小书在今人看来也许杂了一些,在先贤们看来来小有点庞杂,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本人是古典文学队列中的一名老兵,《茶馀论古》中谈得最多的自然是古典文学和古代文论,哲学与历史只是偶而涉足一下。因为大部分文章是为学术会议而写的,应景的东西自然要多一些,加上许多东西都是临时抱佛脚写成的,粗疏一些也就在所难免。不过本人基本上遵循着一条不公开的原则。不写没有自己见解的文章。因此粗疏的毛病虽难幸免,却基本上没有人云亦云的东西。

在二十多篇的各类文章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文心雕龙》的系列文章。它们所以招人眼目主要是两条:一是自成系列,二是它们曾分别发表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文心学刊》、《文心研究》、《湘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等品牌较高的刊物上。其实就分量而言,这组文章都够不上大分量,篇幅既短,所谈的问题也不够重大。它们所以被有的名牌刊物看中,无非是所谈的问题常常和传统看法不一致。如《原道臆说》提出不同的文与不同的道,《风骨浅尝》释“风骨”为“风力”与“骨鲠”,《通变杂谈》释“通变”为“会通”与“适变”,再如《物色考辩》提出“物色”之“色”源于佛学之“色”而非传统的“声色”之“色”。这些异乎前人的新说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却无关《文心雕龙》全书之宏旨。在《茶馀论古》

中较之这五篇分量更重者还很有几篇。下面且举三篇作为例证。

《杂谈老子的道和美学观》是书中唯一的一篇谈论先秦诸子的哲学与美学的文章。老子的道和美学是两个很有些难度的题目，为了啃这两道难题，在一九八八年暑假我把老、庄、论、孟、荀五部儒道两家的典籍反复温习了好几遍。下笔作文时，对老子的道和美学观，我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新析，用儒家学说加以比较，在“道”的问题上既肯定了老子以“道”取代天帝的进步意义，又指出“道”其实是一个“至尊至贵至能至善的新的神物。在美学观方面，我既肯定了老子批判假美和伪善的战斗精神，又指出它在否定一切旧的伦理道德时犯了极端主义的错误。因考虑到《老子》属于美文，本人这篇杂谈也尽量把文章写得美一些，由于本文在写法上新一点，语言上有一种诙谐幽默的美感，理论上又有相当的深度，在当年老子讨论会的百多篇论文中颇为引人注目。

比《杂谈老子的道和美学观》影响更大的是1981年参加永州柳宗元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柳宗元以文明道的理论、实践和遭遇》。一千多年以来，在生前和死后备受不公正待遇的柳宗元是我向来很关注的历史人物。因为自己曾经受过好几十年不那么公正的待遇，对柳宗元怀着很深的同情之心。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柳宗元的真面目，清除历代正统文人给他制造的种种偏见的影响。我从“以文明道”的角度对比分析韩愈和柳宗元对圣贤之道的不同态度。通过柳宗元在《与韩愈论史官书》对韩愈的批评，使人清楚看到尽管历代道学家把韩愈捧为道统与文统的承传人，事实上柳宗元在捍卫圣贤之道的斗争中态度比韩愈鲜明而坚定得多。另外文章还就韩柳在思想理论的贡献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指出：“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等文章维护和宣扬孔孟之道的功绩是不能低估的，若要谈思想见解，实在有些平庸。而柳宗元的《封建论》、《天论》、《天对》、《贞符》、《非国语》影响诚然要小一些，

但论见解,恐怕在唐宋元明几代很难说有谁的文章超过了它们……”。这篇文章在讨论会上虽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几年后的柳州柳宗元学术讨论会上却获得了全文专题展出的殊荣。

在学术会上得到最高殊遇的论文首推《简论〈诗归〉的选诗与评诗》。1986年湖北大学教授张国光先生发起筹备公安竟陵派学术讨论会,他事先重新刊印了近两百年来很难见到的竟陵派领袖钟惺、谭元春共同评选的古唐诗选本《诗归》,在1987年初分赠全国各高校中文系,广泛征集关于《诗归》的评论文章。订于同年五月在湖北荆州和公安两地举行公安竟陵派学术讨论会。收到新刊的《诗归》和学术会邀请信,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赶写出《简评〈诗归〉的选诗与评诗》。在文章中我结合钟谭的诗歌理论——情物论、清物论与孤物论较深入地探讨了《诗归》在选材与评诗中的成败得失,恰如其分地肯定了他们选诗与评诗的成绩和特点,也客观公正地指出选本中的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在极短的时间居然写出了这么一篇客观公正而且恰如其分的文章,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在研讨会上受到邓绍基、羊春秋、张国光等先生的一致肯定。会议主持人张国光先生在总结会上单独表扬了这篇文章,认为它洗清了钱谦益、冯班等人泼在钟惺、谭元春和《诗归》身上的污水,给钟谭在文学史上的功过作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准确评价,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收获。

一般来说,比较好的论文在正规的学术会上是不容易被湮没的。集中五篇《文心》论文和有关诗歌、小说、文论等不同方向的论文在各种学术会上大都受到同道们的好评。但是文章再好,如果碰上四五流的编辑,其命运就难说了。我在这方面就有过一次典型的遭遇。1999年九月间我为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词曲通》的《曲通》部分写了一组文章,那两位责任编辑将另一位先生写的《词通》部分基本全文照录,而将我写的《曲通》部分砍掉百分之六十。有的篇章被砍得残缺不全,有的部分则砍得不成文章,而关于

散曲的思想内容部分则乾脆弃置不用。有的同志劝我拿起法律武器与他们对簿公堂,责令其赔偿名誉损失。我想为人还是忠厚一点为好,对自己的文章我认为古典文学界应该早有定评。不是宵小之徒弄一番手脚就会名声扫地的。不如姑且借这次出版《茶馀论古》的机会,将被编辑先生砍得残缺不全的《散曲探源》与被砍得不成文章的《散曲与排偶句的发展》、《诗、词、曲音律的演进》三小部分全文发表,让古典文学爱好者将其与《曲通》相关部分对照参看,使大家知道《词曲通》的责任编辑先生是怎样不惜降低《曲通》质量,对原稿胡删乱砍的。

在高校中文系工作了四十多年,到头来只出了薄薄的一本论文集,说起来实在令人汗颜。但问题实在是身不由己。文化革命中的十年且不说它,老九当时的遭遇是尽人皆知的。但即使是文革前的高校,政治运动也没断过,反胡风,反右,四清,每个运动的矛头无一不是针对老九的,文科教师更是特别引人注目。在到处拔白旗,白专帽子满天飞的环境中谁还有心思去写招灾惹祸的文章呢?所以在武汉师院中文系工作的二十多年中,除了参加编写毛主席诗词解说和编纂古典文学教材之外,就是文革中奉命为评法批儒与评水浒写过一些言不由衷的短文。在那种气氛下面,真正的学术研究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我自动提笔写文章是来湘大以后的事。但在湘大工作的二十年又是教学任务最重的二十年。在开头十年,我一个人担负着整个元明清文学的教学,本科、专科、业大的元明清课程都是我独力承担。有了助手以后,又要带研究生、参加《韵文学刊》的编辑工作,在湘大工作的二十年基本上是在繁忙中度过的,退休后身边又多了一个不安分的小顽童,想集中思想写文章就更难了。

去年下学期,李日星、徐炼、李剑波、徐光辉、左传卫、朱海燕几位青年知己,劝我把历年写下的文章整理发表,至老友庚吕永先生还给写下热情赞誉的序言。在岳麓书社刘柯同志帮助下本书终于

编辑出版了。我个人认为将这本《茶馀论古》作一个探测气象的气球抛出去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这本小册子能在古典文学爱好者中间产生一些影响,那就说明多年的劳动毕竟没有白费。我就准备再用十年、八年的精力将几十年间读书与教学中积累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贡献给社会。如果反响不大,那就另当别论了。后事如何发展,姑且静待命运安排。

二〇〇〇年八月于石笔寒儒斋。

“豈”新快口

思前因中舊部發風固牢直一念變永天,便前前外開味商夏立
,因中舊部發份良前于儿前帝天以發前前王風前因,前,夏,果思
个一應只于天,緣華榮前丁既,再障前發前前答受對前前前安小
一豈前前土失高至于天所念厥命天而後升,升何因然天春前答空
意前基,于天前發公个个一司其文與前前前發,前前前前前
雅感思前,前前前前前于天味念與命天,思前天事,于而天既,活
於春,儿聯發于天前土說前前入于由,再障前前前我前丁前前前
,天,嘉,前中發前,而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另長因前前前,天,前,并華入學要主前前,與前會并前前前前

杂谈老子的道和美学观

《道德经》是一部以论道为主旨的哲学著作，它只是在“论道”的过程中偶尔谈到某些美学见解。因此，谈老子的美学观自然不应离开“道”这个全书的核心哲学命题。

“道”在《道德经》中几乎触目可见。但“道”究竟是什么？即使把五千字的《道德经》读得烂熟于心，也很难从中整理出一个明晰的概念来。按理说哲学著作的语言和概念应该是毫不含糊极其精确的，然而《道德经》中关于“道”的解释却偏偏迷离恍惚，就象海上的仙山，常常被神仙用迷蒙的烟雾遮掩着，不许过往的凡夫俗子窥看它钟灵毓秀的面目。

老子的“道”本来就是非常玄妙的，本人对它偏又知之甚浅，本文既不能回避它而专谈老子的美学观，又不能离开美学的题目专门对“道”进行阐释，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只能浮光掠影地谈些肤浅的看法。

门外谈“道”

在夏商和周代的前期，天命观念一直牢固地统治着中国的思想界。夏、商、周的君王照例都以天帝的儿子的身份统治着中国，心安理得地接受各地诸侯的朝拜。到了诸侯争霸，天子只剩一个空名的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天命观念和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起遭到动摇。各地的诸侯及其权臣一个个公然藐视天子，篡窃叛乱，逆天而行，毫无顾忌。天命观念和天子的地位动摇，给思想解放提供了极好的政治气候。由于人们脑壳上松开了紧箍儿，春秋战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异常热闹的局面。在百家中儒、墨、兵、法比较重视社会实践，他们主要是从事礼、法、兵、农等有关国计民

生的研究，而道家、名家则比较重视哲学思想的探索，《道德经》中有关“道”的论述，就是老子与道家学派长期探索的理论成果。

《道德经》所宣传的“道”是一个面目不清的神物。从形象上看，它混沌沌沌，似有似无，奇特怪异，令人无从把握。略举数例，以为佐证。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之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三十五章)。

“道”之形象真是奇妙到了极点。你想看看它的面目吗？对不起，你没有这种眼福。你想听听它的声音吗？对不起，你没有这种耳福。想摸摸不着，想嗅嗅不到，它是一个潜藏着的神物。一方面它无形无声无色无味，超感觉超形象，但另一方面你又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它先天地而生。你的眼、耳、鼻、手虽然接触不到它，可它却又是有象、有物、有精、有信的。这种所谓“物、象、精、信”，你虽无法接触，却可能在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之间意识到它们。如果说《山海经》中记载的虫鱼鸟兽，属于形象怪异，“道”的形象真可谓“玄而又玄，怪而又怪”，不可思议了。

在古人心目中，无论是人是物，形象和品格如果超卓于同类，其遭际一定也很奇特。尧眉八彩，舜目重瞳，所以他们成了百代圣君的楷模。龙、凤、龟、麟，各以象貌超群，性行灵异，成为百麟、百鸟、百介、百兽的领袖。“道”在形象的怪异方面既然超出于万类之上，它的灵异自不待言，它对天地万物的作用和影响自然也是莫之

与京的。关于“道”在宇宙中所显示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道德经》曾作过极为动人的描述。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三十九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六十二章)。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五十一章)。

从这些极度夸张的描绘中可以看到,在道家学派的思想,道是维系天地万物生死存亡的至尊至贵的神物,它是宇宙间的全能之主。无论是天、是地、是人、是神、是物,得之则存,失之则亡。万物的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都离不开它。与此同时,它又是至善之主,生育万物而不据为已有,繁荣万象而不恃为已功,衣被万类而不以天地万物之主自命。它既不象夏商周时代所崇奉的天帝那么喜怒无常,更不象西方的上帝耶和華那么暴戾恣睢,奴视诸神,屠毒万类。

这至尊至贵而又至能至善的“道”为什么如此高贵,如此神通,而又如此驯良和善呢?在《道德经》中也曾有过多次说明: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

根据上面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到“道”的一个最本质的怪异特征——自然无为。所谓“自然无为”即一切顺应自然(事物的天